

张
大
伟
著

激 情

岁 月

.5

物 出 版 社

激
情
岁
月

张大炜

著

农村读物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激情岁月 / 张大炜著. 北京: 农村读物出版社,
2002.2

ISBN 7-5048-3328-2

I. 激 ... II. 张 ...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01342 号

出 版 人	沈镇昭
责任编辑	晓 春
出 版	农村读物出版社(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北路 2 号 100026)
发 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印 刷	北京东光印刷厂
开 本	850mm × 1168mm 1/32
印 张	10.5
字 数	180 千
版 次	2002 年 2 月北京第 1 版 2002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 000 册
定 价	15.00 元

(凡本版图书出现印刷、装订错误,请向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

京东大平原——辽阔、瑰丽，纵目四望，犹如一幅壮观的画卷展示在北国平川上。

仲夏，一场雷雨过后，京东大平原更是景色璀璨，气象万千。她丰美迷人的身姿犹若一位青春常在的母亲，弯弯南去的潮白河像一条碧绿的玉带束在她的腰间，在那粼粼波流中跳荡的鱼儿蹿出水面观赏了一下岸上的奇光异景，留连地又钻进水中继续随波向前了。挺拔翠绿的河柳与红花绿草相映，它们那摇曳的身姿恰似一排排翩翩起舞的少女，以柔美的舞姿为母亲颂扬、歌唱。

一条逶迤小路通向潮白河边。小路两旁，河柳依依，长长的柳丝随风荡漾，它们调皮地在行人的脸上拂了一下又赶忙朝别的方向荡去。树上的小热热儿，蚂知了下雨时不知躲到了哪儿，眼下晴了天，它们像是憋足了劲，唱得更欢了，对着路上的行人，万喉齐鸣，如同一首无伴奏的迎宾曲。小路上，迎着一弯绚丽的彩虹并肩走来一对亲热的男女。男的面目英俊，身姿挺拔，一双眸子坚毅强悍，犹如深海沉珠，

能做视险滩激流。那女的洋溢着满身的文雅之气，柔媚之情，水波一样清莹的眼底饱含着对人间不尽的爱恋。她怀抱一个孩子，这孩子不足周岁，石榴籽般红嫩的脸蛋上嵌着一对清澈黑亮的大眼；他正望着母亲的脸，用一只胖乎乎儿的小手拍打着母亲的胸怀，咧着小嘴儿甜甜地笑着。

夕阳斜照，落日的余辉照射在行人的身上，使他们的全身折射起一道红红的光芒。那男子一路行走兴致冲冲，仿佛整个身心都沉醉在无限的快感中。

“美啊！”他轻呼道，“故乡的天故乡的地！每当我踏上故土，走在这条乡间小路上，我就有无限的情怀、不尽的感受。”他边说边用手撩着眼前飘动的柳丝，对那女子继续兴奋地说：“雪梅，你能记得我们在这条小路上走过多少回了么？”

雪梅为襁褓中的孩子掩掩斗篷，也以感慨的口吻答道：“尽管我已不能记得在这条小路上走过多少回，但这条小路却永远记录着我对这块土地的热爱。在这块土地上生息着曾养育过我的亲人，埋葬着我父母的忠骨。每当我置身于这块土地上就感到亲切、温暖，是在亲人的怀抱中。可惜我不会用诗来抒发我对这块土地的衷情，不过，江凯，每当你为故乡写诗作词我会感到你的字里行间也有我的一腔心怀。”

雪梅深知丈夫对故乡赤子般的爱，同时也知道丈夫是个酷爱诗文的人，此时此刻，她从丈夫的语气里、神情上领悟到他又要吟哦咏叹了，是的，当江凯踏上故土，他那颗赤子

的心在和故乡母亲热烈地拥抱。幸福的快感，澎湃的激情叩开了灵感的大门，从中飞出了炽热的诗句，在故乡母亲的胸怀上悠悠荡漾：

年华流逝情犹在，
漫步林荫小路旁。
我爱家乡芳草绿，
我爱家乡泥土香。
醉饮家乡潮白水，
又食家乡五谷粮。
喜看家乡新天地，
不负亲人当自强。

江凯吟完，余音未息，雪梅便兴奋道：“太好啦！情景交融，寓意深长，是赤子心灵的写照。”

江凯激动不已：“我以热爱生活、热爱故乡为美德，我对这块古老的土地有着深厚的感情，对她，我有抒不尽的情，讴不完的歌。可爱的故乡养育出了多少优秀儿女！我们今天把儿子送回故乡，他今后一定能够成为一个有着故乡本色的、正直的、有造就的人。那将是故乡的骄傲，我们的幸福。”他按捺不住满腔激情在爱妻的额前栽了一吻。

雪梅娇嗔了丈夫一下，忽然眼睛一亮，欣然喊道：“江凯快看——大槐树，我们到家啦！”

二

这是个小村庄，与潮白河仅有一堤之隔，人们可以在更深夜静之时躺在自家的炕上听到河水的幽咽。村子西头长着一棵黑龙腰老槐树，那槐树古朴高大，枝干如铜似铁，绿叶繁茂。从村外远远看去，它像朵偌大的落地黑云悬挂村头。离古槐不远的那座小院便是江家。

江家三间正房坐北朝南，四壁青砖，蓝瓦铺顶。四周土板泥墙围成院落，院里勤劳的主人在院子的每一个角落都播下了生命的种子。仲夏之际光强水盛，正是生长旺季，只见满院蓬勃生机：一棵棵转角莲脸大腰粗，气势汹汹地围墙而立，架上的黄瓜根根条条顶花带刺儿碧绿青翠；紧挨黄瓜架是一畦畦的茄子、青椒、西红柿，种得整整齐齐。一棵老倭瓜秧爬满了墙头，肥大的绿叶将黄泥巴墙皮遮了个严实，一只青皮小倭瓜坠在墙外，像个爬墙头的顽童在朝院里窥探。整个小院花开斗妍、瓜果争香。房前那棵高大的古槐犹如一名护院的武士威严而立。

江凯的爹江汉庭是个标准式的中国农民。他毕生务农，

精通农事，是个种田赶车的行家里手。江老汉幼时念过几日私塾，略晓经书，把五伦八德视为自己做人行事的戒条。他尊老爱幼，仗义执侠，在潮白河沿岸三十里地界上立得起，叫得响。

今几个后晌下雨收工早，江老汉从社里回到家正叼着小烟袋为东窗根儿底下的两棵石榴树修枝剪杈。这石榴叶绿花红，果实累累，是江老汉的心爱之物。

江老汉的老伴儿江大娘坐在台阶下的蒲墩上择着一把儿芹菜，几只老母鸡在周围“咯咯”地叫着抢吃择下的菜叶儿。江大娘边择菜边唠叨：“唉，老天爷你咋也不睁眼呀？偏今几个下雨，可别淋着我的孙子哟。不睁眼呀，……”说完又坐立不安地站起身走到门口，手搭凉棚望村外。“唉——”最后还是叹气转回了身。

“哟——，我的大婶子，先前您愁没孙子，眼跟前儿有了，您还叹个哪家子气哟！”声先人后，大嗓门进了院，门口出现了大脚五嫂。

这大脚五嫂身高体壮、面红耳赤、胸怀丰满、嗓门洪亮，说起话来其声音像土地庙里的铜钟一般。她言行体貌胜过一般男子，尤其她那双大脚更非一般：长长的、圆圆的，仿佛是一对蒸熟了的大红薯摔在了地上。故此，人送绰号大脚五嫂。不过，这并非是人们取笑她，而是人们对她的亲切称呼。因为，人们不但知道她长着一双能踢碎顽石的大脚，还知道她长着一副热心肠、好心肠、善心肠。谁家的房着了

火她比主人还着急；谁家的孩子生了病她比当娘的还心疼。和她一院之隔的江汉庭老俩口上了年岁，身边又无亲人，平日一些活计都是她来帮着干。所以，村里的老少乡亲都喜欢她爱戴她。眼下，见她进了院门，江大娘赶紧放下手中的菜，递过一只蒲墩儿：“来来，她五嫂快坐下歇会儿。”

大脚五嫂坐下身。见她手抱着一个盛满鸡蛋的小席篓，江大娘不禁问道：“她五嫂，你这是……？”

“老言说得好，生个孩子得脱层皮，像雪梅这样出门在外坐月子更是不易。得啦，我这个当嫂子的也拿不出啥称心的东西，这篓子鸡蛋就算我对雪梅大妹子的一点心意得了。”

“嗷，这怎么使得！农家小户日子过得都不易，你的狗娃还没过周岁，他五哥一天到晚在外跑也是不易。情我领了，这鸡蛋还是留着给狗娃和他爹吃吧！再说，我已给雪梅备下了。”

大脚五嫂急忙辩解，顿时嗓门又高了三度，“大婶子，您这可羞煞我了，我自知没有称手的東西可拿，可这总算是我的一点心意吧！这些年虽说是邻里乡亲可我们走的并不远呀！婶子您不会是嫌我礼轻义薄吧？”她这几嗓儿惊飞了树上的小鸟儿，院中的老母鸡跳上了墙头。

“他五嫂你可真叫我难为喽！得，那我就替你兄弟媳妇接下了。”

“这不结了！婶子，雪梅这二胎还是没有奶吗？”

“可不是吗，我托人给他们去了信，叫他们咋着也得把

孩子给我送家来。这些个年轻人干别的行，喂养孩子我可瞧不上他们。别看我老了，剩下的光景儿把我孙子养活大还够用呢，哈哈——”

“瞧您喜兴的，孩子到底是啥时来呀？”

“信上说是这月的初八来。”

“今几个可就是，这时辰了也该来啦。”

“是呀，头晌儿下那么大雨，孩子要是湿着可咋好哟！”江大娘又变得不安起来。“哎——，老头子，别整天价跟那几棵死石榴树着迷，你去接接凯儿他们好不好！”

“娘，我们回来啦！”正说着，江凯夫妇走进了家门。

江汉庭老俩口喜出望外，一齐扑过来争抱小孙孙，顾不得看一眼久别的儿子和媳妇。老俩口嘴乐心甜、泪光闪闪。直喜得江大娘声泪俱下：“我的宝贝哟，奶奶可把你盼来喽！”

初来乍到的小孙孙毫不陌生，不哭不闹，竟揪着爷爷的胡子、拍着奶奶的脸“依依呀呀”的，逗得大伙儿笑声不止。

“来，让五娘也抱抱。”大脚五嫂接过孩子，嘬着嘴，“嘿，真是有啥树结啥果，啧啧，瞧，小葱一样水灵，大眼睛像他娘，高鼻梁像他爹，多受看呐。”

……夜幕慢慢地拉了下来，大家说笑一阵后，大脚五嫂起身告辞，江凯和雪梅再三挽留她一块吃晚饭，但执意不过，便一起把她送出门外，并将一瓶烧酒带给五哥。

江大娘环顾左右，像是此时才发觉小孙女没有来，不禁问道：“你们咋没把爱贞给我带来呀？”

雪梅答道：“小爱贞现在挺虚的，大热天怕她路上吃不消就没带她来。您没看昨天她那个闹呢，哭着喊着也要来看奶奶。真没法儿，最后还是老景来了哄好了她，把她带回了家中。爹、娘，老景还让我带话儿问你们好呢。”

“这么多年了，如今他当了县委书记还惦记着咱们呢。”江老汉感叹道。

江凯说：“爹，老同志是不会忘记老区人民的。上个月我到市里开会遇见了市委书记徐东同志，他专门和我谈了谈，他也非常关心你们，时时怀念着过去，感谢当年人民对革命的贡献。”

“是呀！过去那年月咋能叫人忘啊。”江大娘陷入了沉思。……

饭后灯下，江凯跟爹聊着天儿，江大娘坐在炕沿上一口口地喂着孙子，雪梅收拾着碗筷对江老汉道：“爹，孩子还没个名儿呢，我起的江凯看不上，江凯起的我也不喜欢。爹，您老给孩子起个名吧。”

江汉庭老汉稳坐在板凳上，后背紧靠着墙柜，手里头握着黄铜锅、白玉嘴、斑竹杆的烟袋，他听完儿媳妇的话，深深地吸了口烟，随着口中那缕青烟的喷出，若有所思地说：“先前江家辈辈受苦，个个是在土里刨食吃，日子虽说过得艰难，可活得骨气！从江家门里走出来的都是叮咣响的硬

汉，幼小我就知道了江家的门风：冻死迎风站，饿死腰不弯。我的维儿当年给穷人争天下而死，他是英雄。如今你们成了有知识的人，给国家干着大事，我脸上光彩、心里喜兴。我的孙子有缘分，赶明儿也准是个栋梁之才，咱江家门风正、人心实，我的孙子就叫烨吧，愿他心地光盛如火、人品高洁。”

江凯、雪梅齐声称是，拍手叫好。他们激动地双双抱起烨烨：“好儿子，你听见爷爷的话了吗？快快长大吧，快快长成一条好汉！”

烨烨在母亲的怀里恬静地躺着，伸起一只小手舞动着向母亲“呀呀”学语。

啊，儿子，你听见了，你听见了！

母亲欣慰地俯下身，深深地亲着儿子。

三

京东大平原秀美如画，而潮白河畔恰是这幅画卷上最瑰丽的一角。潺湲的河水碧波轻荡；茫茫的河滩金黄耀眼；河岸边开遍了野菊花、水莲花，还有那最艳丽的死不了花，姹紫嫣红点缀着金色的沙滩、绿色的河水。彩蝶在红花绿叶上飞舞；蜜蜂在花海中游荡；忽儿一群雀儿从红皮河柳丛里飞起；几只水鸟在河边嬉戏。

啊，这是大自然的杰作，这是京东大平原独有的风光，这是小烨烨的乐园。

随着潮白河沙滩上的花开花落，烨烨已在故乡生活了第五个年头。

江汉庭老俩口虽已进垂暮之年，但却感到生命正像这旭日冉起。小孙孙是老俩口心上的一盏灯、头顶的一颗星，小孙孙为他们的晚年带来了新的情趣，燃起了新的希望。这五年间，江汉庭老俩口对孙子可算是掏尽了心，倾尽了血。百般疼爱、千般娇宠，哪怕是孙子想要蓝天彩云、河中亮月，老俩口也绝无二话，搬梯子就摘、下河就捞。这一对老人已

把生命移到了孙子的身上，孙子的身上有他们晚年的全部希望。自从孙子来到了他们的身旁，江老汉的大鞭子甩得更响了，江大娘的笑声更高了。

江家门外的槐树像座天然凉棚，每当伏天大晌午总有三五成群的老少乡亲聚到树下乘凉闲谈。这个时候，就会见江大娘怀抱着孙子美滋滋地出了家门，走到树下的乡亲们中。

小烨烨脑后蓄着长命发辮，脖子上挂着黄铜长命锁，身穿朱红福字、长过膝盖的大红布兜肚，浑身上下金晃晃、红彤彤。小烨烨披红戴金、可爱娇憨，乡亲们对他争相抢抱，赞不绝口，博来一片彩声。江大娘嘴上乐、心里甜，在这伏天天晌午比吃个冰疙瘩还爽快。小孙孙在乡亲们面前给她争了光彩、露了脸面，她对小孙孙更是爱不释手、如守家珍了。终日里把他抱在怀中，搂地胸前。……

美好的故乡大地如同磁石一样吸引着烨烨那颗充满好奇的童心。他开始挣脱奶奶的怀抱，去向大自然的怀抱里寻求更大的情趣。

烨烨渐渐长高，大红布兜肚可了身、合了体，但他却不愿穿了。因为，他一出门就有一群小伙伴围追着他，用手指头刮着脸皮羞他，烨烨臊得抬不起头。但在奶奶面前是必须要穿的，不管他多不愿意。所以，每当他偷偷地溜出家门，都要把大红布兜肚扯下来扔到黄瓜架上，还有脖子上的黄铜长命锁他也嫌累赘，悄悄地摘下来挂到了大花猫的脖子

上；然后才光着腚眼子，一丝不挂地跟伙伴们奔向河边。

六月的天空像是朝地上扣下来一个大火盆。烨烨从河中探起头，爬上岸，潮白河滩上无遮无挡，头顶烈日骄阳，赤条条的烨烨浑身黝黑挂着白霜，一对大眼睛显得更明亮了。眼望辽阔的平川、秀丽的河流，他总在甜甜地笑，他喜欢，他喜欢故乡的天、故乡的河、故乡的地。

烨烨从小娇憨可爱，乡亲们喜欢他，伙伴们亲近他，奶奶更是把他当成了命根子、心尖子，整天价顶着怕歪了，含着怕化了。可是，烨烨一点也不自娇，他有一副天然的农家子弟气质。粗胳膊、壮腿、大脸盘儿，一双黑眸闪动放光，壮实的身段像村头打谷场上的碌碡，透出憨直、勇敢。人常说初生牛犊不畏虎，而初生的烨烨连牛犊也不怕。

这一日，烨烨趁奶奶烧火做饭的当口又偷偷地溜出了家门。

爷爷在社里赶一辆三挂大车，爷爷赶大车在潮白河两岸出了名，人们不用出屋，坐在家炕上就能从鞭响辨出是江老汉的大车从门前路过。他的鞭子不但抽得焦脆，还能响出个点儿来。烨烨听爷爷的鞭声熟了耳，只要村头一声鞭响，他就飞奔出去迎候爷爷的归来。

烨烨喜爱爷爷手中的那杆红缨子大鞭，更喜爱驾辕的那匹威武的高头大马。每当爷爷卸完了车，烨烨就要抢过爷爷手中的红缨子大鞭，他学着爷爷的样子把鞭子在空中一摇再向前一甩，“叭”，他乐得直蹦高。不过爷爷是从不叫他牵马

的，不过他只要能摸一摸爷爷手上的马缰绳心里就够甜美美的了。

眼下，正是爷爷收车回来的时辰，烨烨溜出家门，手里头攥着奶奶给他插的那支风车儿，一路“哗啦啦”地响，直奔村东头的社场。

社场里的牲口棚空荡荡的，只有几只小鸡挠着一堆牲口粪，啄着里边的谷粒儿。显然，爷爷的大车还没回来，烨烨只好在一旁独自玩耍，默默等候爷爷的归来。

牲口棚外的一棵木桩上拴着一大一小两头黄牛，为了争吃一把草，大牛用尖尖的犄角凶狠地顶着小牛的肚子；小牛也不示弱，两目圆睁跟大牛争斗。牛斗相撞，嘣嘣作响，渐渐地，小牛败了阵，“哞哞”地发出哀叫。烨烨见此，扔掉风车儿冲上前，死死地抱住大牛的腿，拼命地朝后拖。他憋红了脸、憋粗了脖儿，但凭他如何使劲儿，那牛腿像是和地连在了一起。

“呀！快松手，险呐！”赶车回来的江老汉朝烨烨惊呼大叫。

“爷爷——，快来打它！它欺负小牛。”烨烨也显得很焦急。

“哎呀呀！”江老汉连急带吓一拍大胯，他跳下车扑过来，抱起了搂着牛腿的烨烨……

回到家，江老汉对老伴儿大发雷霆，埋怨老伴儿没把孙子看好，万一有个好歹没法向儿子、媳妇交待。老伴儿不理

他的茬儿，伸手把孙子搂在怀里，一边胡噜着孙子的脑袋，一边还念念有词：“胡噜胡噜毛，吓不着……”

灿灿扎在奶奶的胳肢窝里，偷偷地看着爷爷笑。

然而，事后奶奶把他看得更严了。奶奶不许他离开半步，只有奶奶才能带他出去玩儿。回到家后，奶奶顺手就插上了高高的院门。灿灿像只被捉进笼里的鸟儿失去了自由。他整日焦躁不安，伺机飞出去。

晌午吃完饭，奶奶让他睡觉，他说怕爷爷的呼噜，要独自睡。奶奶在西屋炕上给他铺上凉席、放好枕头，手摇蒲扇为他煽风。他躺在炕上装睡，等奶奶一离开，他马上睁开眼、竖起耳，东屋刚刚响起爷爷的酣声，他便像猫儿一样跳下炕轻轻地、蹑手蹑脚地出了屋。

院门紧闭，他欠起脚尖也摸不到门插棍，急得团团转，都要哭了。“灿灿——”一声轻叫，墙头上探出一颗秃葫芦头。灿灿寻声望去，心中不禁大喜：啊，是小救命星来了。